

T 5238.07 / 7928.2(4)

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4

8-9

NOV 28 1958

續古文奇賞卷之八

選集

古吳陳仁錫選評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國語

周語

恭王游于涇上

恭王穆王子

密康公從

密國君

有三女奔之

三女同姓其母曰

康公

必致之於

王之

夫獸三為羣人三為

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

諸侯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

王御不參一族

御婦官也參三也取婦姪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

夫粲美之

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惠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

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以賞王猶不堪四字

字遠

多怨合神
人百物而
心倫

如后稷
又王既布
利又懼難
况榮夷公
于盜其
而不難也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諱也芮良夫周大夫曰王室其

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

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

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

也導開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

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思難

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蕪蕪周也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子國人圍之召公曰

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

為懟而怒乎令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若晉慶

公復諫違卜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

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借民力以為之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

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農大事故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

順時視土視視也陽瘳憤盈瘳厚憤積盈滿也土氣震發震動發起

也農祥晨正晨祥昴星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

為人所難

續古詩音義 卷八 國語 五

孟春正月月日土乃脉發脉理也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大史

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日陽氣俱烝烝升也土膏其

動膏土潤也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震動渝變皆言

則脉滿氣結稷以告大史之言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

事陽官春官主農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祗敬祓齋

也也監農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

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田畷也咸戒農用田器也先

時五日先時也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名

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次也濯洗也及期日鬱人薦

鬯犧人薦醴王裸墮饗醴乃行裸灌也百吏庶民畢從

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上士大夫陳藉禮大史

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王無耦以班三之班次也

公三卿九大庶人終于千畝終盡也其后稷省功大史

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

夫贊王王歆大牢歆班嘗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

警帥音官以省風土以音律廩于藉東南廩御廩東南

處鍾而藏之鍾聚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

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滯也土不備墾

辟在司寇辟罪也乃命其旅曰徇旅衆徇也農師一之

也先往也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夫保

重其罪

國語 選傳五

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大徇帥公
卿大夫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用謂田器恪恭于農。
親行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鎛鉏屬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
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于亂農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
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媚神說而和
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優饒裕也今天子
欲修先王之緒。而弃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
敗績于姜氏之戎。

此武公自
有而王
八之也

最廣四等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獻公子括武公長子王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不順立少
也。犯犯王命必誅。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
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
則誅王命不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國子同姓諸姬也樊穆仲
仲山父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共明神而敬
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于故實。故實是者
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

國語
選傳五

魯孝公於夷宮 命為疾伯也夷宮宣王祖父夷王廟也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三川涇渭汭出于岐山也 伯陽父曰周

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丞 丞升也 于是有地震今

三川寔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 鎮為陰所鎮 陽失而在

陰 在陰下也 川原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氣通為演 水土無

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神降于莘王曰今是何神也 大史過 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

房后 房國名 實有爽慝協于丹朱 協合也丹朱堯子 丹朱馮身

以儀之生穆王焉 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以生王 實臨照周室之子

演無演新而賤

誕至于此

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徒遷焉 壹心依馮於人若不遠遷徒焉

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 號土在神

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 五年一今其

胃見 胃後也謂丹朱之神 神之見也不過其物 物數 若由是觀

之不過五年 十九年晉取號 襄王使召公過 召武公 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 瑞命 呂甥

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 信 卑拜不稽首內史過

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 嗣也 且呂卻將不免

王曰何故對曰民之所急在於大事 戎祀也 先王知大

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

中多及覆相應此以

辭節應

中多及覆相應此以

禘除其心
一段次則
通王敬命
一段次則
軍怨外利
不羨一段
次則尊貴
明賢元勳
長老一段
次則天不
祥一段
非實心不
能為惡

以治之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制法也制義庶乎以行之
禘除其心精也精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
禮也制義庶乎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
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
內之賂背外不于秦地背內不于里不之由虐其處者弃其信也殺里
黨不敬王命弃其禮也施其所惡弃其忠也以惡實
心弃其精也實滿也四者皆弃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
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
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
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箸以儆其

象王賜晉
文公命內
史歸曰王
其美之樹
于有禮女
人心豐正
与此反

刀墨奇
與之以罪

官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箸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

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
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
有散遷解慢而箸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夷蠻
之國遂為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刀墨謂刀刻其額而墨室之也而
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
怵惕保任戒思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背
也虐處者而卑其上不敬將何以固守守位夫
執玉卑替其摯也廢執摯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
替摯無鎮無以自重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

必不饒
郤

必不饒
郤

此篇大勝
左傳彼嫩
此老

此百姓與
別不同

續古詩卷八

五五十二

必速及於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郤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

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十六年而晉人殺

懷公無甯惠公卒子圉嗣立秦穆公納公秦人殺子

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字二子悔納重

襄王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

閱侮人百里雖以讒言相違恨周文公之詩曰兄弟

閱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

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人勲力于平桓凡我周

之東遷晉鄭是依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鄭厲公殺子積而納

惠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惠也毋乃不可乎

且夫兄弟之怨不徵于它徵召也它謂翟人也徵于它利乃外

矣外利在翟王不聽

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

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

樹利于翟其無乃階禍乎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

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

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

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直官也官有夫世功受氏姓也

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夫人猶人若七德離判

國語

卷五

民乃攜貳七德謂尊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上求

不暨至也是其外利也王弗聽十八年黜罷后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洛邑王勞之以地陽樊温原辭

請蔭焉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

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庭直也虞

猶不道也不度不億度而至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

寧宇寧安也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灾害先王豈有賴

焉賴利也內官不過九御九外官不過九品九卿足以供

給神祇而已豈敢狀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

周之末文有餘而賦不足

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

異之有帝王皆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

藏府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而班先王

之大物謂器也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

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所

以節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

自顯庸也庸用而縮縮引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

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雖姓也尚將列為

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

明德物將自至有天下則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以下雖彊滿得宗聞之亦朋落矣

國語 卷之五 選傳五

以泰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以
然叔父有地而遂焉自制以余安能知之所不文公
遂不款請受地而還

王至曰鄭襄王從鄭至三城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

侯圍之倉葛陽人呼曰王以晉君為惠為能行德故勞之以

陽樊陽樊懷我王惠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惠之

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離今將大泯其宗宗而

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計將蠻

夷戎翟之驕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

君或羸弱也狎習也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

謂陸圖陽
晉文狼狽

逆命官晉有司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

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言不當尚武隱文觀武無烈

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室王而祗以觀武臣是以愬不

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凶惡之民放在荒裔夫亦皆

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

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

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毋乃不可乎行不

不順也言不德政夫君臣無獄無是非曲直今元咺而聽元咺之愬

昭註無後
虞卓卓有
見

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
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刑用法也。
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思其
無後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
侯。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秦大夫孟左。明視之師。左右免
胄而下。敬天也。超乘者三百乘。跳躍而上車者。王孫滿觀之。言
于王曰。秦師必有謫。謫。咎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
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也。寡謀自陷。人險而
脆。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古道廢。是行也。秦師

事核義古
非以辨為

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稿之。故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
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升折俎。原公相

禮。原襄。范子。隨會。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
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
王召士季。季范子。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牲全。

體。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為房烝。大俎也。親戚宴饗。則
有殺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修舊德。以獎成也。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遺也。女

余一人。敢設飫。半禘全體。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

前好忠厚也親禮親戚宴享之禮且唯夫戎翟則有
 體薦體委與夫戎翟冒沒輕儻冒觸也沒入也貪而
 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
 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象胥體委與之女今我
 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
 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法其酒醴品其百籩修
 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慕敬
 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
 既食後所酬幣宴貨聘有酌賓束帛之以示容合好
 加之豆也禮其宴束帛為好
 不容儀合和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孑然全夫王公諸侯

之有飶也將以講事成章論議軍旅也建大德昭大
 物大德大功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飶以顯物
 物大物戎器也示以宴以食好歲飶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
 物備示以不忘服物昭庸庸功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容貌有崇崇飾威儀有則則法五味實氣五色精心
 五聲昭惠五義紀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嘉
 則順而建惠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
 對而還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于是乎修執秩以為
 晉法秩常也奉執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天子

天子微弱

故以諸侯相聘。火朝覲矣。火心也。道弗可行也。草穢

之禮假道也。曰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陂障也。川不梁。野有

廩積。廩露積也。場功未畢。道無剡樹。剡樹以表道。墾田若菽。

言其稀少。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不為廬舍。

縣無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陳大夫夏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陳之卿。南冠。楚冠。以如夏氏留賓。

弗見。賓單襄公。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

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見見東方也。雨畢

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間也。涸本見而少

木節解。本氏也。寒露之後。陽氣盡。木節皆理解也。駟見而墮霜。駟房星也。

火見而清風戒寒。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

場若弃。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

有之。曰列表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國有郊牧。置有寓望。置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數有圃

圃。圃少茂大之用。圃以備財用。固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

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墊無與也。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

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班事執事有次。縣有序。民

縣鄙之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中間。不墾者多。功成

而不收。野場若弃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君作逸樂之事。是弃先王

之法。制也。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王之親族也。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過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

王之官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弃其伉儷妃嬪而

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乎夏氏嬀姓鄭亦嬀姓故謂之瀆

姓陳我大姬之後也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

乎簡略也彛常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先修聘禮

且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

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

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

不歡說而復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寫出不粗 漢子

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核

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

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惠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

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禮無加賜及魯侯至

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言蔑好讓說以語王王

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成十六年使卻至告慶于周以勝楚之未

將事未行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陳生也交酌好貨皆厚

多幣物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

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温季

此言皆召公述卻至

以已之言而斷之

此句誇起

卻則誇矣
交代述一
番不啻亦
筆筆大

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

先導焉可以樹導晉侯使十郤至以為今夫子見我

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言戰勝楚曰微我晉不

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

一也宋華元所合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

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弃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

司馬十反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子襄不欲背夷鄭

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臯不由晉晉

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與

信楚背盟故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晉有辭得民二也軍帥

疆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

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

不戰樂范不欲我則疆之樂樂書戰而勝是吾力也

謂郤至曰楚有且夫戰也微謀微無吾有三代勇禮

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

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

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吾召公抑晉國之

舉也不失其次吾患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人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林自下軍之佐

以政趙宣子盾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樂伯書自下軍

略折之

詳急遽妙

國語

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稷也

已之材優於彼四人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

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

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

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

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

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回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

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

先安民然後自庇廕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

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

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

晉而卻至佻天以為已力佻偷也偷天功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

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弃之不義則民畔之且

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

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

佻佻偽也姦禮為羞見楚君而趨夫戰盡敵

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

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弃毅行容羞也容儀也畔

國即讐佻也救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

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
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

勿從乎卻至歸明年歿難為厲公所殺及伯與之獄王叔

陳生奔晉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卿錡見單

子其語犯陵犯卻孳見其語透加誣於人卻至見其語伐

自伐齊國佐見其語盡盡其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

卻孳之譖單子曰若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

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慙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

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

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

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

容不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

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

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

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无謫則可以知惠矣視

遠日絕其義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

離其名名聲也失所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惠口以底信底

也言行相耳以聽名者也聽別萬物故不可不慎也

偏喪有咎步言視聽四者忘其既喪則國從之四者

國語

選傳五

國從晉侯爽二視與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

而亡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愆矣三卿五大夫復有高

位寔疾債高者逆之厄疾厚味寔腊毒厚味論重祿也腊亟也今

郤伯之語犯叔适季伐犯則陵人适則誣人伐則揜

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三怨陰誣其誰能忍之雖齊國

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舉人過

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惠

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已國有德與不今君偪于晉

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惠之患何憂於晉

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謂叔孫倚如也通於穆姜

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倚如王十

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齊人殺國

武子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兩水格有似

將及王宮王欲壅之壅穀水使太子諫曰不可夫天

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

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陲崩大日崩而物有所歸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

葬山陵不崩故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

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

慎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稱共工之過。郭洪水也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準儀也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鍾聚也封崇九山，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決汨九川，汨通也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李冬水無沈氣，沈伏也火無災燁，燁起見神無閒行，奸神淫厲之屬

稱句

仿書經

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

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帝天也皇天嘉之。

胙以天下，胙祿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

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有功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岳為四岳伯

故稱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下

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鄫杞夏後也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唯有嘉功，以命姓受

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愒淫之心，閒之也。閒代也

得失互見

國語

楚辭

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無祭也。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黃炎帝之後。其工炎帝之後。唯不

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

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

有忠信之心。間之。間代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

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

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禮典

也。圖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

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

所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于爭明以妨王

此又非

三季人言

一步緊一

涉

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

之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離者嘗焉。離烹煎之官。佐鬪者傷焉。入

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疾厲三好。征伐用兵。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

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

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

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思長及子孫。王室其愈

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至。成康而僅克

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

近言之

王而安之康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玉矣基
 惠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思曰
 其何惠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
 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九黎
 黎苗三苗也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
 夏商桀紂也則法是以人夷其宗
 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則也則法是以人夷其宗
 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
 前哲令惠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勛
 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
 之子孫或在吠畝由欲亂民也吠畝之人或在社稷

王四伯
 豈繫多宥
 皆亡王之
 後亡者豈
 繫无宥皆
 黃炎之後
 也

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將焉用飾宮以激亂也度之
 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
 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
 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
 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上非
 天刑下非地惠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
 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

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子既立
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及定王頃王王室遂
子猛而攻子朝王室乃大亂
是時大臣專政諸
卑
疾無伯故王室卑

非叔向不
知其人

管羊舌肸叔向之名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周大夫及單靖公

頃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

無私好貨及篋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周頌單之

老送叔向老家臣也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代一

也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

動莫若敬可久也居莫若儉易容也惠莫若讓遠怨也事莫

若咨寡失也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

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聳懼也除治也外外內齊給敬也外廷

內治家事宴好享賜不喻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土而動

咨也放依也咨言必與上咨也如是而加以無私重之以不殺

侍而敬

衆人過郊單子獨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

否所以不殺雜也

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

降戾于是乎量資幣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于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毋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

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

子權毋而行小大利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

平而行之故錢小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
大民皆以為利也
匱乎君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

通篇似引
故實而案
斷森然

將有遠志是離民遠志通也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先後各有宜也可先而不
 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而重之周固羸
 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灾。毋乃不可乎。將
 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
 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惠
 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關門
 征也。一曰衡也。石今之斛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
 第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
 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

滄涼新

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

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

府。費小錢歛而鑄大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大曰潢小曰汚其竭也

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灾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

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

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翳猶屏也奪其資民

離叛是遠屏其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作無射而為犬林以覆之也

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

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其過廢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

國語

即事作解

也。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
 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
 陰聲之大者。細抑人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
 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鍾之聲也。猶目所不見
 不可以為目也。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比
 之不度。不中鈞。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
 法度量。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
 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
 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故必聽和而視正。
 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
 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以言發。民歆而德之。則

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 言惟聽聲 抑亦秋味

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
 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
 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
 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
 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明以動時。視明
 得其時也。名以成政。動以殖生。動得其時。所政成。生殖樂
 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
 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
 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狂悖眩
 孟也。轉易過惡。嬖子。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
 配適將殺大臣也。

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

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

馬二謂作大鐘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

臣之守官弗及也知臣聞之琴瑟尚宮樂輕者從大重者從

制音調利為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官音之主也

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

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

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也革木一聲革發鼓也本祝圉也一聲無清濁之

夫政象樂樂從和從平平謂細大不踰也聲以和樂律

變夫不踰及最難於

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

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

日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日聲聲應相保日保安也

細大不踰日平無射有大如是而鑄之金為磨之石

磬繫之絲木為琴瑟越之匏竹為笙管節之鼓節其長而短小大

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

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

上下不罷崩鐘不和崩而言鐘不和者明樂人之訣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律鍾也對曰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均鍾才長七尺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同律則可無離民之器矣

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也乎之以六六律

也成於十二十二律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

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水火金

木土穀正德由是第之第次奇二曰大簇所以金奏

贊陽出滯也正聲為商故為金奏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

神納賓也洗濯枯穢是月百物修潔四曰蕤賓所以

安靖神人獻酌交酢也陰氣委蕤陽氣盛長五曰夷

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萬物既成可法則也

則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惠示民軌儀也陽氣

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

止語微細
多不可言

越也六呂在陽律之間呂陰元開大呂助宣物也天

始於黃鍾萌而赤地二開夾鐘出四隙之細也夾鍾

受之於大呂牙而白三開中呂宣中氣也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

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

時之微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時務和審

氣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南任也陰任陽六間應鍾均

詐偽利器用俾應復也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律呂不易

無姦物也神無奸行細鈞有鍾無鑄昭其大也細謂

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鍾鑄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

知大昭小
為則眾官
和于朝矣
若大暗小
噪是不樂
也安得和

本之宗廟
焉為此也

此句大着
精神具見
原本

以皂妣先
之以太祖
左稷終之

同字頭面

以小其大無罇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
平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去罇獨鳴其細細謂絲竹
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大聲昭和平則久久固則純
純明則終也成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

曰七律者何周有七音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火次名周星鶉月在天駟房日在析木之津析木次名辰

分野也辰日月之會星在天鼇次星與日辰之位皆

在斗柄斗柄斗前也星在天鼇次星與日辰之位皆

在北維北方位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帝嚳周之先

之王立于北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之我姬氏

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我姬氏

出自天鼇齊之分野也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及

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牽牛建星皆水宿言得水類也則我皇妣

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大姜王季之

姪殷之諸侯封于齊地齊地屬天鼇故歲之所在則

祀天鼇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馮也我太祖后稷之

我有周之分野也歲星在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心

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故我太祖后稷之

曰辰馬房星農事故謂之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

所經緯也百穀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

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自鶉及駟七列也

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自鶉及駟七列也

宿謂張翼軫角南北之揆七同也合七律也歲在鶉

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陳師未畢

而雨雨天地神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上宮以夷則為

也故以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宮聲夷則上宮

畢陳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當初東之時所以藩屏民則

也屏蔽也羽之義取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

之野黃鍾所以宣養氣德使自勉故謂之厲所以厲

六師也以大族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

多臯底彰也大族所以贊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

德也大王王季反及羸內地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

舍於百姓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故謂之羸亂所

以優柔容民也亂治也 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欲立王

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賓孟子朝之問之侍者

曰憚其犧也懼為宗廟遽歸告王賓孟知意故感犧

歸語王曰吾見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

為信畜矣此誠六畜之情用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犧人

謂鷄也為人作犧寔難言將見殺抑其惡為人用也

乎則可也用故自斷尾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自

作犧則王弗應曉其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

未克而崩單子單穆公也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

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也

賢是機語

百民

國語 選傳 三十一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

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說萇弘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周

衛彪侯適周聞之彪侯衛大夫也兄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

乎沒終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

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飮歌名之

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飮立行

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巳少曲與焉飮禮教民敬戒昭明大體故其詩樂少章

曲威儀少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戒慎然則

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

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

天奪之明使迷亂弃德而即悞淫以亡其百姓其壞

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

可救而况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

夏四世而殞孔甲禹後亂夏之法玄王勤商十

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自契至湯帝甲亂之七世而

殞帝甲亂湯之法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

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幽王至敬守府之謂多胡

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周之

禮法猶天之有山川而幽王蕩以為魁陵蕩敗也小

糞土溝瀆其有悛乎悛止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

基德十五而始乎其禍十五其不濟乎

西是樂與是信

國語 選傳

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也省去

其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支所反道

二也以天道誑人三也惑劉周若無咎其叔必為戮

雖晉魏子魏獻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後有

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弃常法以從其私

欲用巧變以崇天災見周滅於西都平王東遷勤百

姓以為已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

夫於翟泉遂田于大陸晉焚而及范中行之難其

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其弘及定王劉氏

亡

魯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嚴桓公之子公曰

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

民歸之志惠本樹德施利也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

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

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

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

獨恭一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不咸民弗歸也

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

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

中心圖民
真于獨恭
小賜

敬語

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可以戰夫苟中心圖民

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同宗大夫之婦見夫人也宗人夏

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君所作則為故事也對曰君作而

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思逆之書于

後也故不敢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登起栗取

敬栗虔敬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

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

也公弗聽

魯飢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

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

器鐘鼎也藏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病餓也今國

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飢

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

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自選擇其職事也

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

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

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

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病不能為辭問于展

禽對曰獲聞之獲展禽名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

心
真賢者之

重其事

以辭作賂
春秋之貴
詞如此

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

前矣也亂惡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

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

喜以膏沐犒師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

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使醫鳩之不死審俞貨醫使薄其鳩不死醫亦不

誅誅以私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嚴公之子曰夫衛君殆無罪

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鳩也大刑用甲兵

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鑽鑽刑笮笮黥刑薄刑

用鞭扑以威名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刑三次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也次處也三處朝野市也是無隱也

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醫諱而惡殺之

也諱殺衛侯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

有親班次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

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

之夫晉新得諸侯新為伯也使亦曰晉不弃其親其亦不

可以惡惡魯公說行王二十護王日發乃免衛侯自是晉

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則厚其好貨爵與魯同

者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

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臣不外交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成政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

今無故而加典。謂祭鳥也。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歿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

周弃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能禦大災則祀之。殷湯周武也。非是族也不

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炎帝起於烈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土。句龍地佐黃帝為土官。故祀以為社。后土之神。黃帝

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裔子。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也。軒轅也。命名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帝嚳黃孫玄囂之孫。蟠極之子。高辛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單盡也。

舜勤民事而埜歿。舜顓頊之後。征有野。鯀而殛。禹能殛

殛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湯以

德修。鯀之功。所因故曰修。鯀亦有契為司徒而民輯。

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也。稷勤百穀而山歿。稷周棄也。死於黑水之山。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

之穢謂去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禘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饗而宗堯與此異

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絲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絲也

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饗字之誤禮祭法曰商人禘饗饗

契之父商之先故禘之周人禘饗而郊稷饗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

而宗武王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

以配天而後更祖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為夏諸侯帥循也

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顓頊有虞氏之祖也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能與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十世公非之子也

大王高圉曾孫豈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

典祀也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及前哲令惠之人所以為明質也有德於民而信之於民心及天

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

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

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

仁者講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而知者處物處名無功而祀之

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大風多煙

國語

選傳

冬煖爰居文仲聞柳下季禽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策簡書三卿卿一

也空

夏父弗忌為宗宗伯掌烝將躋僖公將升僖宗有司

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當

之有信有明德當為昭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

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等齊胄夫祀昭孝

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工

師史太史世宗祝書昭穆宗伯掌其禮猶恐其踰也

今將先明而後祖以信公為明而升自玄王及主癸

莫若湯玄王契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

烝也主癸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

常毋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

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

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

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班犯人道二犯順以逆

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

疫死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

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已葬而火焚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它既立僕又愛以

國語

過語

破字明字

人要與人
作得主又
要與鬼作
得至奈何
一奉而兩
犯之

差傳腰而不及其斷

魯太史能其官

續古之書

卷八

三四

其實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僕人官名曰命告也

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

矣憚難也為我子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

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天子殺父大逆故更之曰夫莒太

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固廢也邇近也

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迎命矣明日有司復命

司寇復命也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更公執之執里

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歿奮筆奚啻其

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者乃不欲傷君德也奚啻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

賤則者為賊則法也掩賊者為滅掩匿也竊寶者為軌亂也

軌為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滅姦者不可不去也

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

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泗水也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

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辰留取名魚登川

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川禽

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藉魚鼈以為

夏稿獸虞掌鳥獸之禁令宜免罟羅鳥罟藉蒺也稿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蒺刺魚鼈以為夏儲

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

于是乎禁置羅設罝郭郭柞格所以誤罝也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

禁魚

紙上一團
生意請過
如游化因

鹿子奇

句破尺
古今好名

深重國德
何有是語

鼈之網設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巢也株

取獸之物生曰澤不伐天成曰天魚禁鯉鮪鯉魚子鮪獸長麇鹿子曰麇

麇麇子曰麇鳥翼擊卵生哺曰擊蟲舍蜚舍不取蟻蟻子曰蟻

子可以為蟻蟻廢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蟻復陶也

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別別於雄而懷公聞之曰

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

有司藏之使我無忘論論告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實

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師樂師存名

子叔聲伯如晉謝李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魯叔孫

於晉晉人執之御御擊之妻聲伯之外妹郤犇欲與之

也故晉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之且請之

邑弗受也郤犇苦成叔也歸鮑國謂曰子何辭苦成

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鮑國叔才之玄孫

叔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

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兩國其不存

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

息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

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多私勝敵而歸敗楚必立

新家謂立所幸有童立新家不固民不能去舊民之

去舊謂立所幸有童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魯氏多怨為怨

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魯子人邑鮑國曰

魯子人邑鮑國曰

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 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季文子相官歲無衣帛之... 馬仲孫它

子服諫曰子為魯上卿... 衣帛馬不食

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 文子曰吾亦

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 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 美妾與馬毋

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 國華不聞以妾與

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 七日自是子服之妾

衣不過七升之布... 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

此所門
可以作相

豈十四年
豈七人是

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使為上大夫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 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

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 秦何益

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 叔

嚮退召舟虞... 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

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 舟虞具

除不共有法... 是行也魯人以苦人先濟諸侯從之

諸侯諸侯之大
夫也以用也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 仲昭伯曰君之來

也非為一人也... 為其名與其眾

昭伯魯大夫叔仲帶... 也一人謂楚康王也

也。名謂有盟主之名今王歿其名未改其衆不敗何

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仲孫宅之子子服椒曰不知所

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

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

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

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誰當代之

當喪為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令尹司予為先君

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

子誰肯自謂德將為喪舉。在國宜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魯侮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不忘魯

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除也言楚君求除

其輕侮已者將急疾於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

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待猶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

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

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可還若未有不

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方城楚北

季武子襲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榮成伯。聲伯

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而恃諸侯

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

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風武子之名言風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為聽

以季氏代為魯亦書法

代損入情

代損入情

用其命必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
 無亦置其同類同姓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
 王而何憊於君其子君也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子君也若
 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
 予之以下子也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改醉而怒醒而
 喜庸何傷公欲伏魯若人醉而怒若醒而喜也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治季氏之族子逆迎也追而
 予之璽書封印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
 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
 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舉而子征之

榮成子之
 謀季冶之
 辭

子之隸也隸役也又何謁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致祿還采

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卞人將叛也能賢能也能而欺

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虢之會楚公子圍靈王熊虔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

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丈夫

矣美謂服節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

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

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

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

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篡國心

透句

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

若不見則必為寡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不復入為大夫也

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以

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代之邾敖楚康王子慶也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尋宋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

鄆莒邑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今莒圍也

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緡求貨於穆子樂王緡晉大夫樂桓子也曰吾

為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蹙穆子謂穆子曰有貨

以衛身也衛營地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

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八事盟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

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

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

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則我求安身

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中將

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舉非

我之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

之日中不出穆子怨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也其人曰可出矣其人穆子

家臣曾阜也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正卿也

夫棟折而榱崩吾慙壓焉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亡故曰雖死於

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

今不勝故

是春秋守死者問

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

曰晉信蠻夷也而棄兄弟也其執政貳也有二貳必

失諸侯豈唯魯然不獨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慝

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謝晉季平子曰然

則意如乎平子時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

也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見執

副也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獻子之曰夫盟

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魯侯信抑

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晉我先

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踦跂畢行無

有處人踦跂踦以從軍吏次于離俞晉與邶鄆勝趙

之子須子勝擊齊之左左軍倚止晏萊焉從後曰倚

萊齊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遠以魯之密邇

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不敢

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

信蠻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

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

勉矣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

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卷二轉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季孫肥也文伯季悼子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

歎也母穆伯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對曰吾之妻敬姜也

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

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

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

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孟僖子之南宮說也以露睹父

為客睹父魯大夫客上客也羞鼈焉小羞進睹父怒

怒鼈小也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睹詞

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季悼曰祭養尸饗

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也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

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自其朝與之言弗

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朝而入

見辭其家臣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臯乎曰子弗聞

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神

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自卿以下令官職於外朝

合家事於內朝外朝公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

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

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皆非吾所敢

人生不孝是婦逆其舅姑也

有此賢母禮失求諸閭可矣

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日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愬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高又為太宗其以歎

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
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

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
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

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
以廣生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

訓家亦訓

仲尼所謂
不淫正此

以習知為
祖識蓋知
之稔且久

日中大采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

序民事師尹公也惟陳也旅眾士也牧州牧少采夕

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朝日以五采則夕月日入

監九御九嬪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

天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百官使

無惰淫惰慢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

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

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

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統縣

耳者填當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紃既織統又加之以紘

耳者耳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紃既織統又加之以紘

無綏者從下而上之覆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

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以朝服

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以朝服也自庶士

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而獻功春

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辟績功也

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

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夫也朝夕

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

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欲我

自以是承君之官余思穆伯之絕祀也以是怠惰之

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思穆伯之絕祀也心奉君官職

小人無男

實則無事非知事

僅曰不淫信史也

無以避辟將見誅絕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也志識季氏之婦不

淫矣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弟之妻康子

往焉闔門闔寢與之言皆不踰闔門祭悼子康子與

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醉不受徹俎不宴祭主人獻

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宗不具不釋釋又祭也以

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宗不具不釋釋又祭也以

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宗釋不盡飲則退立日宗

不具在則敬姜不與釋也仲尼聞之以為

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仲尼聞之以為

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毀瘠無色無洵涕。無聲涕出無搯膺也。即胃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也。之別欲明其子之令惠也。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檀也。吳子使

來好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

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賚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徹

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

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

羣神，土山。防風氏後至。

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

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

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

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也。二山也。山之山者，也為漆

姓。汪芒氏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周世其

翟為長。今為大人。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

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冉有訪諸

季康子不敢即行使

選傳

伊尼長公
法也
孔子答田
賦之際倦
憊如此而
經國者動
行加賦未
之思也
一語重于
九野

不對以其非私於舟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
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藉
百畝二十者受田五十畝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六十還田也砥乎遠近也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
也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任力以夫而議
其老幼復除也于是乎有鰥寡孤疾
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出則止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
不賦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
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
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稷稷六百四十斛也先王以
為足足供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藉
之法周公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所制也苟且也時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
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
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
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
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
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
叔對曰夫為其君糾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
猶是言為君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鮑子對曰請諸魯
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還也

以作罪案
作叔存書

齊語
國語
鮑子對曰請諸魯

所不能
見耶

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
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
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
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
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
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尸授之嚴公
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
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于是嚴公使束縛
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還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

桓公
犯之

或為薰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
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田狩畢弋畢掩也雉兔

射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
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
裂游車游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
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

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
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老交也比較民之有道者

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之法於魏象也式權以相應式用權
比綴以度比比其眾寡綴連也搏本肇末搏等也肇

式權比綴
四字管子
一書旨要

續文子行實
國語
選傳

等其本以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

民紀統班次序列顛頂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桓公

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

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定民之居成民之

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

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士農工商

也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見易變易公曰處士農工商

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閒燕猶清淨也

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塹令夫士羣萃

而州處萃集也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

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

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

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

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

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僮何背

負肩曰僮任服牛輶馬牛車馬車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

抱也何揭也

國語

選傳

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
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
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芟太鎌芟也
及寒擊莫除田芟也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
耰摩平也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槍椿也刈
其也鎛其也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
以且莫從事于田楚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
衣襜褕脫解也茅蒲簞笠也襜褕蓑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
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于田楚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急擇士

脫盡周制
大司馬策
宵管子能
不抄舊文
字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楚處而不暱
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有司見而
不以告其罪五五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
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十一家
二十一鄉凡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士鄉十五士軍士也
四萬二千家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公帥五鄉焉
而三不暱不在都邑之數五鄉焉為中軍公所
帥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
也右軍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分臣立三宰
也

國語

選傳

三卿也使工立三族族屬也市立三鄉市商也澤立三虞虞度也山立三衡衡平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也

以善用為業

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貧者賑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

以速得志從更其所喜

桓公奉詞伐莒猶隱奇軍今故無敵也

好鄉官是良人

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也隱匿寄託也匿軍令託于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長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掌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兵車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

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卿也一萬人三軍故

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狡振旅

秋以獮治兵春田曰狡秋田曰獮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

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

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世同居

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

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歿致歿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同

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

方行于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

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君親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

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

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阿黨也其罪五有

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

之遂使役官役為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期暮年也

謙多功少
罷士也罷
女也

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也復白曰有人居
 我官有功休惠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
 也級上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
 質訾量相足以比成事也比輔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
 國家之患而不疚豫設其國家之患難退問其鄉以
 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厲屬惡升以為上卿之賁謂之三
 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
 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
 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
 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

無家罷病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
 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
 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
 而衰征衰差也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
 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不苟得也
 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憾墜溝上道也穀地無
 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桓公
 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
 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

正月之朝
釋寡功者
而請之

續古史考賞

五十三

四百五十五

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
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一萬家立五正

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

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桓

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惑淫怠而不聽治者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

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齊所侵取鄰國

地之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

規於諸侯規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

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

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以

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觀也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

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

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輕其過而使甲兵贖罪桓公曰為

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輕刑也

罪贖以贛盾一戟輕罪劓刑之屬小罪謫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

宥間罪間罪刑罰之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

東矢索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

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者惡金以鑄鉏耒

國語

異傳

斤。櫛。夷。平。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

何。主。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魯。二。

也。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有。蔽。可。依。蔽。也。環。山。於。

有。牢。雖。山。險。皆。有。牢。牧。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四。邑。使。海。於。有。蔽。

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

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二。邑。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

正。封。疆。地。南。至。于。餉。陰。齊。南。界。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

至。于。紀。鄗。紀。邑。有。革。車。八。百。乘。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又。上。

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下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

者入當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

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

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也鮮卑荆令支斬孤

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

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上與諸侯

勗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白翟赤狄別種至于西河白翟之西

方舟設泚乘桴濟河編木曰泚小泚曰桴至于石抗晉地車東

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拘夏溪名三者皆山險溪谷故

之於絳此
說破賜胙
之謬

試恭越語
吳語齊語
規之略同

事理甚明
何謀之有

闕此本動
與求諸侯
莫如勤王
者其用心
何似

縣鈞其車偏西服沔沙西吳雒州南城周城反胙于東其馬以度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嶽北岳常山而大朝諸侯

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甲盛者兵不解駢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矢發弓衣隱武事行

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葵丘之會天子使宰

孔致胙于桓公天子周襄王曰余一人之命有事祭也于文

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

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

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愬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

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

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

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諸侯稱順焉桓

公憂天下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哀姜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

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殺太子般二君殺歿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

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侯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也翟人攻邢桓公繫夷

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選數

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廬寄也桓公城楚丘以封

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在閑良馬也三百天下

諸侯稱仁焉于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動救

患分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

兩相知

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
 縷纂以為奉奉所以藉王之藻也縷纂不用絲取易供鹿皮四个諸
 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
 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
 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
 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
 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其杏之會
 遂人不至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
 故皆咸之夷也不征幾幾異服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
 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與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

絕妙佳法

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以衛諸
 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度河以而無怵惕焉
 三革甲冑盾也五平晉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
 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慙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
 甯戚隰朋濱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晉語

猶梓是節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言公曰何謂也
 對曰遇兆抄以齒骨齒牙為猶揆會骨刺猶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彙折
 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齒骨在口戎夏交梓畫外象
 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
 戎內象諸夏謂晉也兆端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
 會齒牙交有似梓梓交對也

不日在
姬子

言晉勝戎且慙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慙民國移心焉離公

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

可以慙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逞快也甘言入

耳心以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

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

史蘇實滿也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

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

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

失臣之官有二臯焉何以事君蔽兆失官大罰將及不唯

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

此言不食
如

文粹之應

若其有之備之為瘳也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言其禍猶兵也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

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以妹喜女

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此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

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

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

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

與虢石甫比遂太子宜咎平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

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今晉寡惠而

功與伊尹
賢尚不
一賢尚不
奇大奇恐
與之比

為之其未
有也治之
其未亂也

郭偃在夢

安得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三季王
 也王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
 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
 則有之國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據不得其君能
 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
 誰云弗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
 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
 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追鏡前世善今晉國之方偏侯也
敗以為戒也

大國在側謂秦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大家

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

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是以讒口之亂不

過三五少則三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

喪國害在內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

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思則甚矣亡猶未

也商之衰也帝甲曰嗛嗛之真不足就也嗛嗛猶小

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徂也

貪也食祿徂不能為膏而祗離咎也雖離之亂其離咎而

已其何能服其後二子殺死身吾聞以亂得聚者非

謀不卒時三月一時非有其非人不能自免

於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非義不盡齒

壽非息不及世非有息惠不非天不歷數

長久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

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不度

而迂迂邪也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息少族而

多敵不可謂天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弃人失謀

天亦不賞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

沃田而勤易之易治也將弗克饗為人而已為它人取也士

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

其皆有焉史蘇郭偃既驪姬不克晉正于秦五立而後平

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也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

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疾疾其君也至深也昔

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為百姓除害是以民能欣

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成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

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而內惡其貪則上既有判矣

也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

亂生哉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翟祖國名歸寢不寐欲代翟郤

諸臣後云
史蘇之言
將及矣則
蚤見者獨
虎一人耳

二句道破
實借事以
規也出而
從史士為
豹謀之不
遠矣

叔虎朝豹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
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蔦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
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忌難其臣競諂以求媚
其進者壅塞上塞其退者距違上逆其上貪以忍其下偷
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抵而無忠下君臣上
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邪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
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
士蔦以告公說乃伐翟相卻叔虎將乘城乘升其徒
曰弃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
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之若今軍將
負恥矣

諱中生則
二公子在
其難矣非
以易辱而
先之也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廢
立廢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
也使自知其位
所極至也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
也以遠任
殘之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始先優施曰
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大年長也
重惇重也
又不忍人不忍施
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債區也惇重
者守節不易
其情則可疾斃區也不忍人必自忍也忍能
自殺辱之近行被以不
義也
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
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固執常謀因
罪以去之今
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

無不遷矣。軍也。外盡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且吾聞

之甚精必愚。不我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矣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

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二五獻公嬖大夫曰夫曲沃

君之宗也。相叔蒲與二虬君之疆也。今河東有北屈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

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

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懲戎且旌君

伐。使俱者二五同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為都。聲也廣莫沙漠

也下邑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

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

驪姬既達太子乃生之言。言讒共之由是得舉

十六年秋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

師未出土為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

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是左之也

左外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

而帥下軍毋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

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

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四

也上下左右各自為貳也。也相助用而不倦身之利也。有

故不勞四體役也上貳代舉代上手下貳代履履下足周旋

變動以役心日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

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與百物器用無異

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

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也若以下貳上闕而不

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聲金鼓弗能移也聲章過

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還

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

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

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謂位已位而更其制使將兵危道也

公曰輕其所任不責雖危何害士為出語人曰太子

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

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若

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而

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得立太子遠歿且有令名

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輿士為之為我

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從父不患無名

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

以戰伐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

而反讒言彌興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

國語 六三 選傳

國之優
死足以亡

一際之照

六開惠其
或心惠父

以殺父為
良子毒口

故欲与之

新証

申生其好仁而疆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

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恐

國之故而以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蓋殺我

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

乎驪姬曰妾亦思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

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

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

也憚殺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也况益彼將惡始而

美終以晚蓋者也蓋掩也以後凡民利是生殺君而

厚利眾眾孰沮之沮善掩前惡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

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其甚矣欲太孰不惑焉

謂國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

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

鈞之歿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

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君欲勿恤其可乎

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愬曰若何而可驪姬

曰君盍老而授之稱老以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

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

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于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

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
之武公生獻公獻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
公滅桓嚴之族也

國語 卷八 選傳 九

繫生一着

勝亦誅不
勝亦誅

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
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
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
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苛擾也使無日以
牧田墊崔傲不
得牧也君之倉稟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
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果於用
師也與衆之信輯睦
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以不勝
罪也若勝翟則善用
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思吾
邊鄙不做倉稟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
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皐
落

也氏衣之偏袷之衣佩之金玦袷在中左右
異故曰偏僕人贊太

也僕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

也也常不立不得
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

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堅忍
金玦也玦以示離也則必惡其心

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使
攻

也伐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
相氏之

也士阻古詛字將服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

是衣必先詛之是衣
必先詛之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
謂僕

也人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至于稷桑翟
地翟人出逆

天子決宜
出于此策

太子能為
此言非莽
莽者何不
從突意其
傅杜原款
迂腐之所
從史耶

拒申 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夫
 夫殆艾當為外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內多若惠於
 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惠於眾而利社稷
 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
 讒于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
 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袞又有甘言
 焉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
 焉避之不若戰也譖從中起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
 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
 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謂轉里克之心

日之間言
其易也

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
 也言無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

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大夫之妻稱王孟

我教茲暇豫事君茲里克也暇乃歌曰暇豫之吾吾

不如鳥鳥吾吾不敢自親之兒言里克欲為開樂人

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喻人皆與奚齊里克笑曰何

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

苑乎其母既歿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

優施之言
不入故夜
年召之

中立即調
停誤多少
事

優施出里克辟尊不煖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
戲乎抑有所聞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立奚齊
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
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且而
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
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優施曰吾對以中立
丕鄭曰惜也惜其失言不如曰不信以疏之逆優施以
不然則驪姬意亦固太子以攜之固特太子以多為
疎不取必也離驪姬之黨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問也多作計術以變易
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况益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

三句字意
與

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驪
姬無忌憚之心執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
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為廉廉猶
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自大其廉而有
以裁制人之父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屈撓
于吾不為也人謂太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利得道以求成將伏
也伏隱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
號公夢在廟廟宗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
公愬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帝天
公拜稽首覺召史隰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

續古史考卷八
國語
選傳

備大史能
真官

虜收西方白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公使

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

號亡不久吾乃今知之賀其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

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教

慢也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

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

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宗國既卑諸

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侯也將行以

其族適晉六年獮乃亡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孔曰君可無會

天何學註

也夫齊侯好示自矜其功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

侯而重遣之輕謂垂察而入重謂稠載而歸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

之以典言教令諸侯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東往為盟

皮馬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晉衛以示之施是以北伐

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薨矣又

何加焉薨棟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卒于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

齊又料齊宰孔料而暇晉是皇不暇以晉為務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其後會十

淮君無愆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勤勞也宰孔謂其御曰

晉侯將歿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大而汾河涑澮以

天無已

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汪大也苟違其違誰

能思之苟違去也其違音道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

諸侯之勢釋其閉修閉守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

君子失心鮮不天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二十六年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

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

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茂無也里克曰子死孺子

立歟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歟哉荀息曰昔君

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

公人不悔
左傳異

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葵歟者養生者死

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

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

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

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劬之夫二國士

荀息之所圖無不遂也吾為子行之行助其事子帥七輿

大夫以待我也待我待我應之也我使翟以動之援

秦以搖之重耳在翟故欲告焉又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也立其薄者

可以得重賂立二公子恩賂厚者可使無入者可使

二公子不國誰之國也晉可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

義者利之足也

有義然後利立

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

立

無足故不立

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臯於民將以驪姬

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

信而亡之

奔殺無辜

謂申

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

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

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

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

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

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

載

載見於書為後戒也

不可常也不鄭許諾于是殺奚齊卓子

及驪姬而請君于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

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不

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

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也重耳告舅犯

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根本也始不

固本終必蕩落夫長也君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

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

必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

必怠惠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

重耳亦易
乘杙要語

正

忘然自尊

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刻也刻鋒不可犯也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王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

賄始賄終

比勇犯所
見何管齊

漢

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謂諸侯大夫無愛虛以求入虛國蔽以求入也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又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少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驪姬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

國語

三

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
胃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
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思於君之威而欣
喜於君之惠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况同而羣臣受
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
使者也反無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
吾誰使先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以
為朝夕之急晉無大夫子明曰使繫也秦公子繫敏
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知禮可使敬不隊
命也隊失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

其使

耳于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喪親也
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齊桓公以喪得
之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
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
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
孰信我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
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重耳身亡父歿不得
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
首起而哭易位退而不私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

比左傳似
老

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

公子繫猶
未決亦豈
微知可不
者

恐公子知其情也

急

受兼辭命

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重賂
 配惠配已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
 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
 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
 陽之田百萬君苟輔我蔑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
 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無復天命吾必遂矣
 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
 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
 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瓌以望
 君之塵垢者嬰馬纓瓌馬帶言塵垢不敢當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

公之也宜

作乎猶潔不行

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註明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
 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
 沒為後沒貪也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
 利也不貪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
 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
 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滑亂也且可以進退
 也改易也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惠武置服是故先
 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

續古文奇賞卷之八

續古文奇賞卷之八 國語

三二 選傳

續古文奇賞卷之九

古吳陳仁錫選評

國語

晉語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外秦內也與人誦之曰佞之見

佞果喪其田佞里不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受也喪田里不得其賂田

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

喪賂秦不得國而紐終逢其咎謂惠公也喪田不懲

禍亂其興謂不尊也不得田不懲艾復既里不死惠公

二年春殺里克禍公墮于韓秦伐晉戰于韓郭偃曰

秋殺丕鄭也國語

勁句

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其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信成備畢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申生顯惠公之與獻公時申

禮故改葬之惠公悉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真達于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國人譏之

曰貞之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

信為不誠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國

斯無刑媿居幸生言惠公媿寤居位傲幸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

傾威兮懷兮長惠公思重耳也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倚兮

違兮心之哀兮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四十

改葬古也

聽刑生貞

誠願六句

是物

似古詩

微依死三句是韵

晉國思公

子之詩

亦可入管

歲後微者亦亡謂子固也若翟公子吾是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

兮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

惡滋章夫人美于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

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

冢嗣其替乎其數告于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

兆於民矣若人必伯諸侯以見王子其光耿於民矣

耿猶炤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

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

君臣不謀不圖其國可知

不祥。惟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惟天之禍。無後志。違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陳尸也。

亦非士

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處者國中大夫。今又殺臣

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

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言晉君失衆。焉能使衆殺

且夫。福唯無斃。斃。死也。非不至。足者不處。罪足以死

處者不足。處。國者不勝。敗若化。鄭欲殺穆君。及殺之

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丕鄭以禍故。爾侯我

我圖之

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禮無

背賂。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克。已失人。里克。又失

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

惡。其民何辜。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藁。進也。飢道也。

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子桑。曰。予之乎。公孫枝

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于君

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也。苟衆不說。其君

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

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

國語 選

於河歸糴於晉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號

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

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穀也

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

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

於韓韓晉地韓原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柰何慶鄭曰若

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問號

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車

公曰鄭也不孫不順也以家僕徒為右步揚御戎御公

戎車梁由靡御韓簡晉卿號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次公車也

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衆欲鬪者衆公

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謂梁依秦人也煩已

為秦所立飢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

愠晉莫不怠受惠易怠鬪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躡

必狃秦必伏而輕我也一夫不可狃况國乎公令韓簡挑戰

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

離也衆欲戰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

所避穆公衡橫也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

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

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

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

人情

不奇

依志

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息而置服也置而不遂也擊而不勝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里背其外賂外秦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君輯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溇而止溇深泥也止公號呼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息又廢吉卜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懿迎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釋今亦不

不殺深得
公孫枝之
力

移轉便見
牙手

克救遂止於秦為秦穆公歸至于王城秦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以為臣逐之恐構諸侯交構以歸則國家多慮恐知國家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有害人君父者公子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讎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而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

有道以臨汝母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若不可必為父之耻未刷

諸侯笑戰而後者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

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

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

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

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圍惠公適子懷公也秦始知河

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

可以成事也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

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

著滯淫著附滯廢淫久也誰能興之益速行乎吾不適齊楚

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

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

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郵過也

會其季年可也勸使文公適齊晉桓公季末之年茲可以親皆以為

然乃行過五鹿色乞食於桀人不見禮故乞食桀人舉塊以

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

求焉言民奉土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

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

以命矣命告也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

大雅為晉
公子

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所以申土也

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遂適齊齊侯妻之甚

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歿于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

知其它桓公卒在齊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

之不可以動求及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

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

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而言于公

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

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疑則不詩云上帝臨女無貳

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

國語載此
事太繁不
如左傳

白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

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有晉國者非子而惟

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

必歿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

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懇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

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其日月不處人誰

獲安西方謂周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

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

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從懷

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見懷思威民之中

晉公子皆
愚種也故
中生愚重
耳亦愚見
事遲也

三行出姜
氏之口心
狐趙章亦
謝不及

國語
選傳
五

也。見可懷則思可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威

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

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畏人之此

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

子而弃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

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重耳得國，時日近也。君國

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敗謂齊也。時不

可失，忠不可弃，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

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享

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半世。亂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公子

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

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

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

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塋，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

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柔脆也。嘉美也。是以甘食偃之肉。

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曹，僖負羈言于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

無眼無識

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僚以官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

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寔建諸姬故二王之

嗣世不廢親今君弃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

年而亡有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趙衰賈它而君

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

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

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

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政之榦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聚是

之不難毋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

原何句

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下亡長

幼矣幼至長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

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

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

此三八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

而不倦自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

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天所用前訓先王之教也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

赤倒句

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
 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離禍去國舉動得所父
 約而無釁一也同出同父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
 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弃之重耳日載
 其惠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日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荒大之也人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
 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
 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日世相起也若親有天
 獲三胙者謂成而雋才晉國不靖狐趙之謀也可謂大天若屈前訓文
 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

豈可哉

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回車也諸
 侯可謂窮困弃此四者以徼天禍毋乃不可乎若其
 圖之弗聽叔詹日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日黍稷無
 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蕃滋無豐也稷不為稷
 不能蕃殖也長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弗聽遂如楚楚成
 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日天
 命也君其享之天命天使之也亡人而國薦之以國君之非禮薦進之非
 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
 問于公子日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
 首對日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

楚君之見
頗高其臣

止狐偃何
益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九十里若不獲命，不獲楚還其左執鞭弭，右屬秦韉，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患。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患我，不修也。我之不惠，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患之？楚不可勝，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約困之中三材傳之，狐趙賈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郵，過也。夫郵而效

亦用

之郵，又其為效郵，非義也。于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婦入于室，媵御奉匭盥，揮洒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患，降服囚命。懼嬴之訴，自囚以聽命也。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適，妃也。子圍之辱，備媾，媾焉，欲以成婚而患，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名非有此，則無它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歡，愛也。此女，公子有辱，寡人之辜。辱，謂降服也。言寡人不備之故。唯命是聽。進退此女命。公子乃歸女，納幣逆之。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袂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困予于蒲城斬予衣袂又為惠公從予于渭濱重耳在翟從翟君獵于渭濱勃鞞為惠公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予二命戲予於伯楚勃鞞屢困何舊怨也數見困有何舊怨屢數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反國也猶未之知又將出矣將復失國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

位其無蒲翟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甲孫矢名鉤帶鉤也鉤近於袂而無怨言鉤在腹袂

佐相以終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弃民主余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于是呂甥冀

芮畏偪惠公黨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已且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懇遽見之

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謂不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懇乘駟自下脫會潛逃秦伯于

賣古文奇賞 卷九 國語 十三 選傳

王城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守藏者也不從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沐低頭故

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縻之僕

馬曰羈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臯居者國君而讐匹

夫思者眾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胥籍狐箕樂郤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

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中官內官也異姓之能掌

遠官遠官縣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

加各出其力工商食官食官官稟之也阜隸食職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

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襄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鉏櫟茅之田周之南陽

地陽人不服不肯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陽人呼曰君

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陽人未狎習也君惠

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毋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

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

之父元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依也

敢私布之于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

人也出降也

陽人得無以公請隧服不服耶

連氣不充

說到孝問
閱後處

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在楚時許偃也聞之戰鬪
 直為壯曲為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宋救
 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
 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
 地衛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
 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
 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志記惠義之府也也夫惠義生
 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
 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
 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毛也不在
 位不取問
 命非蒼梧
 之讓兄也
 蘇子曰四
 海一子由
 異知弟哉

在城濮 取五鹿衛地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
 戰前 從下軍之佐 胥臣佐下軍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趙衰為次卿也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三德
 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
 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偃之知賢於臣其齒又
 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
 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先軫
 城伯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
 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
 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
 三讓之進

特為衰設

樂枝等 八人 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

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自本有上軍有中軍下軍今有五軍新上下也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九月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

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

子。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文公學讀書于白季。晉三日曰吾不能行也。恐聞則

多矣。對曰然而多問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

於不學乎。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讎也。讎文公子襄公也

儲訓

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讎也。蘧條。人不可

使俛。戚施。人不可使仰。僬僬。尺表三不可使舉。舉侏儒

短不可使援。抗矇矇不可使視。聾瘖不可使言。聾聵

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埃也。若有違。邪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

者大任娠文王不變也。動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

病焉。少小便於廁而得文王不加病痛謂其易也文

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季不怒。敬友

二虢。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管叔初刑于大姒。刑法大比

于諸弟。比親也同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

宗諸弟 國語 選傳

也詢于八虞周八士皆而咨于二虢度於闕天而謀

于南宮適諮于蔡原蔡公而訪于辛尹辛甲重之以

周召畢榮周公召公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是則文

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

籛際僮籛也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鈔直主擊鈔籛

條蒙瑯蒙戴也瑯玉磬不能俛故使戴磬也侏儒扶盧扶綠也盧矛戟

戲矇瞍修聲無目於音聾聵司火耳無聞於僮昏聵

瘖僂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士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叩迎浦而後大

勝左傳

可作一副
以物鏡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

及山河內而還其妻曰予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

也懷思曰吾見其兒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兒情

之華也言兒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

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豐今陽子之兒濟成也其

言匱非其實也言不副若中不濟而外彊之情不足

為其卒將復復反中外易矣易猶若外內類而言反

之瀆其信也瀆輕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樞機歷時

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謹矣謹辨以濟蓋也

國語
選傳

濟成也。成其容。且剛而主能。主自不本而犯。不本怨

之所聚也。吾思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

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宋人文公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

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

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患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

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樂正，軍史正師旅。令三軍之鐘鼓

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

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

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錡于丁，寧微其民也。錡，于形如

相和丁襲侵密聲為斃事也。斃，其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

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

為欲尊乃使芻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

宋。

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

於朝。度，隱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

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

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

也。笄，簪也。

斷片澤

邱疏暗指

姓名微言

情事皆度

辭也

勝左傳有源委

靡笄之役。卻釅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也。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厲公將代鄭，鄭從楚故。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

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

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

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

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阜衆也。靖安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

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

吾聞君人者刑也。正也。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

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而斧鉞

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

自古未有內賊不誅可以誅外賊者。

自古未有內賊不誅可以誅外賊者

國語

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由大而怨由細。怨望由小民故

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

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大

而忍於小民。忍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

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申起

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釋置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惠者

能受多福無惠而服者眾必自傷也稱也。副也晉之惠諸

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

范文子之見遠矣然

疆場之事又當別論

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

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

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

知而多力。功也怠教而重飲大其私暱。大謂增其祿也私謂嬖臣也

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

委室而徒也。空也邊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

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

產生也言生其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秦獲

變將害大臣鄭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

惠公

公

諸大夫亦可知

敗霍于箕。晉國固有犬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武子時為
 先軫死之。晉國固有犬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武子時為
 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
 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犬耻。與其君臣
 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殞于
 于邲先軫不與襄。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
 公相聽以亡于箕。聽遂與荆人戰于鄢陵。鄭地。大勝之。于是乎君伐知而
 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曠殺三郤。錡、欒、穀也。而尸諸朝。
 納其室以分婦人。室妻妾也。於是乎國人弗蠲。不潔公
 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

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眾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也。夫以

德勝者猶患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嬖臣今以勝

歸私必昭。顯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吾恐及焉。凡

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亂于七年夏，范文子卒。

冬，難作。始于三郤卒于公。公殺三郤，欒中行畏誅，乃殺公。既戰，獲王

子發鉤。楚公子。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君曰：郤

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勸楚王使與晉戰也。晉乞師于齊魯。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言郤至見

故王吾歸子。子告晉軍如此。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

得免。吾歸子。吾令子歸楚。

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

之師已勸君戰也戰敗將納孫周悼公事不成故免

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也引不亦大舉乎且

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書使人謂孫

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于周公使覘之見孫

周是故使胥之昧童與夾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

錡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

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

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

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眾

郤至數語
不失節

何罪鈞也之歿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傳曰三

於柵長魚矯以戈殺之言既刺三郤樂書殺厲公乃

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樂中行脅却也樂樂而言于

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

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樂軌

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

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

也乃犇翟三月厲公殺
既弒厲公樂武子樂使知武子荀彘恭子士如周迎

事机

悼公周子也時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晉境公言于諸大

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

將稟命焉若稟而弃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

成也不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

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

其誰怨不善見廢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專制若

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

易民常亦在今日處易民常下圖之進退願由今日

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陰之毋乃不堪君訓

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司寇辱君之允令敢不承

業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

門子大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滯賞謂有功烈畢故

刑赦囚繫故刑被刑居作者宥閒罪刑罰之薦積德

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親見之

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王父尊親之也故二月乙

酉公即位先館使呂宣子於外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

佐知莊子荀首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連尹

楚官以免子羽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宋鄢

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

重滯實此

國語

選傳

不在顯位
即曰無後
為君者不
可不知

俱是滯賞

之法不斷
不續妙

而以定晉國而無後子孫無在其子孫不可不崇也

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會之季少文子士之母弟

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

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子之惠其可忘乎故以彘季

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顆也曰昔克潞之

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晉地

止杜回秦力士其勲銘于景鐘景公之鐘至于今不育其子

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士澁之帥志博聞而宣惠于

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賈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

使為司空能以計數知欒糾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

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戎車右

欒伯欒武子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爾禴文敏厲

也果敢厲欒書之子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使茲四人者為之

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

之使果敢者諗之告也使鎮靜者修之修治氣性惇惠者教

之則徧而不卷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

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

夫公知祁奚高粱伯之子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中軍知

羊舌職羊舌大夫之子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

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張孟之知而不詐

藥石語世
聞公子宜

三思

而

也使為元候中軍知鐸過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

與尉上軍知藉饑之惇率舊職而其給也使為與司

馬上軍知程鄭荀驩之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

使為贊僕乘馬始合諸侯於虛朶宋地以救宋使張老

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者逆亂者呂宣子

卒呂相公以趙文子趙武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

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雞丘于是乎布令

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魏卒公乃以魏絳為

不犯不可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代魏使老獻

子為候奄代張公譽達於戎無終子五年諸戎來請

非好名也
即春秋編
論之旨

後世好談
其子或此
作偏

邢使魏莊子魏絳盟之于是乎始復伯繼文公後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公問焉曰孰可代對曰臣之子

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

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

而用命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

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從非上

不舉放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

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悼公子軍

無秕政

悼公與司馬侯汝叔升臺而望曰樂夫見士對曰

殷富也

重望遠矣

節是德義
之樂

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

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

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

以天時謂之春秋乃召叔嚮使傳太子彪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嘉父樂盈黨

公遂逐羣賊知起中行嘉州紳之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

今亂兵不輟穆侯桓叔之父晉亂民志無厭禍敗無

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

樹樂氏猶立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

柯柯所操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謂滅樂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

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謂世有功烈於

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

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

心皆可畜養而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

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謂晉國也久矣謂

書雖殺厲公然人殺樂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謂

厲公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

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原韓魏威與懷各當其

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

罪狀

天之後

立吾先君悼樂盈不獲舉如何盈不得舉於國為陽

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驅於權其母范祁所請耳行權不可

以隱於私又長計驅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

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驅與

隱也復產害矣且斬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

逐羣賊而以國倫敦而遣之羣賊盈之厚戒箴國以

待之歲猶救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

之猶少待備也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

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將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盡

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祁午中軍

逐來氏杖不撥矣

逐羣賊并
逐來氏杖
不撥矣

邑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

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位

樂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執政使樂之臣勿從執政即

從樂氏者為大戮施陳樂氏之臣辛俞行從吏執而

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

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

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再世以下

主之大夫事君以成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

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

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成而

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說其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

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

受君賜是隋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

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羊舌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

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後為贊理受讎

殺之遂弗視不揚食我石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

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

宗者必是子也食我既長黨于祁盈及食

宣子與蘇大夫爭田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

事後
議論何
中之巧也

未寧也息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裕宣子訾裕

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

老也家臣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

耆老而後行之

平公說新聲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

鼓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

開山川之風八音以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

風宣其德廣之於四風山川以遠之遠其風物以聽

方作樂以各象其德

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

以遠服而邇不遷

以為此輔也輔車相依也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歿吾
茂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有所建為及
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

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質事
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堂也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
勢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禪諸侯之

關軟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
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軟諸侯將弃之何欲於先昔成王

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莚設望表與鮮牟守

正且爭先

燎故不與盟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鮮牟東夷國名燎

也庭燎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惠也子務德無爭
先務惠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礮之礮磨也張老夕焉而見之
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

其速也去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
焉密密理石謂砥也先諸侯礮之無密也大夫斲之礮

也粗礮之加以密砥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
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恐不免何敢

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

曰止為也使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晉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起也

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

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

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

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授辭請亡故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范乎

納諫不忘其師聞之於師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適事君

不援而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退不肯也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名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

可友則友
地不
可友則友
地不

謂舅犯高

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傅近女色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

喪志良臣不生謂趙孟將死也天命不佑若君不效必失諸

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

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

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

規言文子不能規輔也也稷木不生危大木不松柏不生下

也以喻文子吾子不能諫惑使至于生疾又不自退

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向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

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惑也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

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

上區殺也
去蟲

食肉者居
是食蠱也

言蠱之為惡言于嘉穀穀為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

之飛若其是類生蠱疾者也

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息以象穀

明宵靜女息以伏蠱愿伏去也今君一之一書也是不饗

穀而食蠱也蠱喻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言為蠱作器而受之

夫文字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

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

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秦后子來仕選景公仕于晉其車千乘後車千乘楚公子于來仕

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

祿焉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

命五百人為旅 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為田五百頃

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

富若之何其鈞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惠

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

商韋藩木楨以過于朝韋藩韋蔽前後木楨木檐也唯其功庸少

也雖富不得服其尊服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其無位爵不

得為能行諸侯之賄其財賄足以交于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

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回曲

也乃均其祿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既不均又開票

憂貧者定有偷疾

以財為樹
實耶

吾見賀客
之日益也
以憂貧者
寡也

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隨其吾是以憂子賀
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樂書為晉上其
官不備其宗器宗官祭器宣其惠行順其憲則使越發聞
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
免于難及桓子武子之驕泰奢侈貪欲無藝極略則
行志略犯則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惠以沒
其身及懷子桓子改桓之衞而修武之惠可以免于
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御昭子至其富半公室
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跋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
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御錡郤至郤擊又

其美感激

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惠也今吾子有
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惠之
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
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
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士景伯如楚晉理叔魚為贊理羊舌鮒邢侯與隄子
爭田二子皆晉大夫隄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
故納及蔽決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隄
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舉請殺其生者
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隄子賈之

以其子那侯非其官也。而于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貢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那侯聞之

逃遂施那侯氏施効捕而尸叔魚與離子于市

范獻子言其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鄉之

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

歸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各其二

諱為笑焉唯不學也學則必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

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于范氏范宣子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富必

騎驕必欲自繫綴曰欲為繫援焉以為援助它日董祁愬于范

春秋之至可知而偏戒所知良厚矣
娶婦者宜

獻子祁董叔之妻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懸于

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

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扞難之士我無一何也

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胙也。待交。摔可也。欲勇則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戰功曰多簡子奔晉陽晉趙簡

子賞之。辭受不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

名。命稱於前世。義于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

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

以隨宰人宰。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

當非其功是賞狂疾

也不狂疾
未受賞

女戰鬪為凶事如狂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趙而出

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荀寅士言

也壘壘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壘尹

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

故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請也不可曰是昭余

也怒也郵無正晉大夫郵進曰昔先主文子簡子之祖

少釁於難謂莊姬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

公之姬也姬淫于趙嬰嬰元趙同趙括放之有孝惠

以出在公族為公族有恭惠以升在位在卿有武惠

以羞也進也為正卿有温惠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

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

更修之於身以無師保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

能復其先也其王母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

業無謗於國順惠以學教也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

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

師保加以父兄同宗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夫

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思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

師保見壘培可以戒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

以鑑而鳩也安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

也

也

也

也

奇賞

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也賞軍初伯樂郵無正與尹鐸有怨以其賞

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所得辭曰吾為主
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鐵衛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歿絡血日面汚血
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圖殺少君

不成奔晉簡子許納之時為簡子車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九上九下
車以救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鞍將

絕吾能止之鞞鞞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
次莊乘櫟也駕而乘材兩鞍皆絕衛莊公禱將戰時

曰曾孫削贖以諄也佐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
康叔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削贖之昭考靈公削贖

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無面傷無敗用兵
無墮懼死不敢請言不敢請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

後名也寄寄禱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鼃鼃魚
鼃莫不能化謂蛇成類唯人不能哀夫竇孿侍曰臣聞

之君子哀無人賢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
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也高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

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吠畝之

勤二子皆名族當為祭主於宗廟人之化也何日之

有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晉卿荀躒之子知果曰不如宵

也宵宣子之庶子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

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

者一也仁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

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

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堂氏姓

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侯仁者佐賢者即此

天一賀客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晉大夫曰東方之士孰為瘡賢壯

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

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

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鄭語

桓公為司徒周厲王之少子友也甚得周衆西周與

東土之人問於史伯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余恐及焉其

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

備也迫當成周者維南有荆蠻羊申呂姜應鄧陳蔡

隨唐應蔡隨唐皆姓姬北有衛燕翟鮮虞皆姬路洛

國語 選傳

泉徐蒲皆赤狄隗姓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皆姬姓東有

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姁姓鄒曹姓莒巴姓東夷之

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

也。非親則頑。親支子甥舅頑蠻夷戎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

間乎。四水之間可逃也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虢姬姓鄆姁姓幽王

時於子男此。二國為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

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

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

周之衆。奉辭伐皐。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會鄆蔽補丹

依。曠歷莘君之土也。八邑皆可得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

主茅騶而食漆洧。茅騶山名主為之神修典刑以守

之。唯是可以少固。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當成周之南中

鄧之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

糾。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糾。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

克。是天啓之心也。天開季糾故又甚聰明和叶。蓋其

先王。功德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

孫必光。大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官名之後也。夫黎為

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惠。光昭四海。故命

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大明天明若歷三象辰也夫成

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

幕舜後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也平

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也于幸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

民人者也其後皆為主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

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八姓祝未

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前代夏昆吾為夏伯矣昆

祝融之孫名殷也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于當周

未未有未巳姓昆吾蘇顧温董五國皆昆董姓醜夷

參龍則夏滅之矣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

封醜夷于孔氏曰參龍封之醜川當夏之興別

甲前而滅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

賜姓自舜

舟人則周滅之矣禿姓彭祖之妘姓鄒郟路偃陽陸

第四子曰求言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采服

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

之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芊姓不足

命也蠻芊蠻矣謂叔熊在濮唯荆實有昭惠若周衰

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姜齊姓嬴秦實與諸姬代相干

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

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

失祀而未有興者為侯周衰其將至矣至于公曰謝

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

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

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

可因也不義也因就也惟謝邨之間間謂邨南謝北

屬鄭鄭衰楚取之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惠

忠信為周言民慢驕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

與君道導之且可長用也久處公曰周其弊乎對曰

始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弃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角犀謂額角有伏犀豐盈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

頑童童昏固陋也謂皆暗昧窮陋而不識德義者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

和謂陰陽相生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禪同盡

乃弃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

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

體七竅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八索謂八卦建九紀以

立純惠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合十數以訓百體十數

以下位有十等百體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微品

品五物之官陪屬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材

萬位謂之萬方於姦萬萬曰姦故王者居九畝之田九州之收經入

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

也于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求財於有方使其各

方賄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物事聲一

無聽五聲雜然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味一無果五味

後可聽也後成文也味一無果合然

後可食物一不講也論校王將弃是類類猶和也而與剽回

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號君名讒諂巧從之

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弃聘后申而立内妾

姒褒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優笑之人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

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愿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四○字○新

幸措行暗昧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妖孽之臣

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歷弧箕服

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思

而弃之府王内此人也賣弧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

箕木服矢房寔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

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

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

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

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

而藏之傳郊之傳祭于郊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

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

之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

既并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愆而弃之為弧

服者方戕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

褒褒人褒在有獄而以為大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

一 褒極天

九文便蓋

國語

也。使至于為后而生伯服。以邪僻取交曰孽。使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

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惠而加之焉。加遺也。遺以衰

也。毒之西。惜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為首。精也。滋益也。申繒西戎

方強。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咎之舅也。繒妣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衰故戎狄強。王

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

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奔申。申人弗界。必伐之。界與也。若伐

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修德于二國。二國亦欲助正激其後。申呂方彊。申

同。其。隄。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隄隱也。在。其

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彌公從矣。言石父在亦。從王而怒。凡

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

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

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武

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國。若加

之以惠。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

有惠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儻也。且大其將興乎。

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

郟。郟。郟。補丹。依。睪。歷。莘也。後桓公之。于武公取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即位而

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適庶。交爭。十一年而斃。西

殺幽王于麗山。戲水桓公死之。及平王未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

及平王未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

及平王未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

遷戎維欲
不亡何待

一國語

異傳

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于洛邑于是乎始啓濮楚莊僖于是乎小伯小正諸侯楚蚡冒于是乎始啓濮楚紂之孫若敖之子熊李濮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楚語

莊王使士麇楚大夫傅太子蒧王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

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堯子封于

丹舜有商均于商啓有五觀啓禹子五觀啓子湯有大甲湯孫大丁之子文王有管蔡文王子是五王者皆元惡也而有

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亂也可教訓蠻

夷戎翟其不賓也又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

之問于申叔時楚賢大夫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

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世而爲之昭明惠而

廢幽昏焉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使之嘉顯而懼廢也

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惠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

上下之則法也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輕也教之令

使訪物官物事也教之語使明其惠而知先王之務用

明惠於民也國語教之故志使知廢典者而戒愆焉

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

之書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詞風

新詠物三

新元于豈
可此于程

國語 選傳

託事物以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也。則身勤之多。動行之。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已所欲。原心舍過。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惠。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為為師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見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劬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

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太

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也。不則報。不自退則恒憂懼。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美。以賢受寵服。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

致遠以為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上木之崇。高形鏤為

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

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

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

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府藏。民不廢時務。

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二國來朝。問誰相禮。

楚王教子
剛有叔時
欲築臺則
有伍舉惟
楚有材信
夫

國語
選傳
四十九

則華元駟駢華元宋卿駢穆公子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

頃子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

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

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留治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

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楚卿遠子

也請於魯侯昭公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而僅得以來使

富都那豎贊焉富富于容兒都閒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

長鬣之士相焉美鬣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

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

則美德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

求得奇吉

此富都那豎之明効也

胡美之為夫君國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惠義不行則邇者騷離

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以公侯為官正而伯子

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惠於遠近而小大

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

而有遠心高耗也遠心離叛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

王之為臺榭也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

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臺度于

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

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為之

選傳 四六六

不言穀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城守之餘官寮之暇

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隙空閒夫為臺

榭將以教民利也臺望氣祥不知其以覆之也若君

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楚其殆矣殆危

靈王城陳蔡不羹三國楚使僕夫子皙僕皙問于范

無字芊尹申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

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

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志記國為大城未有

利者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

毛脉指大指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

眇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愆其不帥

也循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

以文書其各位及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曲易

尊卑服其所掌主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

至大日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愆之不

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王

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少也言少知天是言誕也

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

可以愚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弃疾其王而殺靈

王言殺者王之

死由三國也

國語

選侍 四五五

急所急
急病急藥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倚相楚左史也子亶不出
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
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
儼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于是
不給回暇得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也

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若則

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冓也殤宮殤之居也戰

其尼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白公

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發其惡至于

申宮二句
是韻

神明以入於河遷于河內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

道思君人卿士患之患其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

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以書解曰以余正四

方余恐惠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

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上而使朝夕規

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

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

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

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也治故三年默以思道既

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

國語
選德
四五

講讀紛紜
手亦不實

悉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
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
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
也奔心類惠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詢與人誦以自
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而至
于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
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毋乃不可乎王
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懋寘之
於耳懋願也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賴欲也不然巴浦
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璜也犛犛生也

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肉可以為
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

遂趨而退歸杜門

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歿之

乾谿楚之東地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

卿之適妻曰內子

訪之左史倚

相曰吾有妾而愿恪也欲笄之可乎

笄內子首服

對曰昔先

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謫

違厲以為恭

子夕嗜芟子木有羊

饋而無芟薦

子木違父命以手饋易芟薦

君子曰違而道

違命殺合道

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鄢

晉楚戰于鄢陵楚師

敗共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子反醉

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芋尹申

亥無字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

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葬君子

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

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于之以芟為妻猶以芟當祭也其可乎子期乃止

昭王問於觀射父楚大夫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

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

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

精爽不懣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

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

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

次處位祭位也而為之牲器時服四時服色所宜而後使

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廟

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

則容兒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

為祝祝太使名姓舊音族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

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

攝之位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

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伯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

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

信神是以能有明惠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

嘉生善物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

禮能匪民

也九黎亂惠黎氏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人人作

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

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

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盡其氣受師

顓頊受之少皞氏沒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也神

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

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惠堯復育

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

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

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也伯爵也休父名也

後世封禪
淫祀可以
魏死

夫官守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

上天黎實下地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

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不然夫

天地成而不變天地體成何比之有不相比

于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王問於觀射父

曰祀牲何及王感俎肉而對曰祀加於舉舉人君朝

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諸侯舉以特一

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豕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

牲豕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

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

國語
異傳

不過。爾粟。爾如。爾粟。不過。把握。握長。不。王曰。何其小。

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

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謂玉帛也。

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八種。八音也。九祭。

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

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

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

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

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

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鷄鶩。王曰。祀不可

以已乎。已。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息。養也。撫國家定

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縱。放也。底。箸也。底則

滯滯。乂不震。生乃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

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

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享。卿大夫舍月。有時祭。士庶人舍

時。歲。乃祭。天子徧祀羣神品物。品物。八蜡所祭。諸侯祀。

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五祀。及祖。

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豸。豸。龍尾也。日月會辰。

上氣含收。收。縮萬物。含。藏也。天明昌作。天。氣也。百嘉備舍。畢。成也。

羣神類行。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百姓

也。入。室也。

祀可已一
問甚為代
類者施

何是韵
辰牲盛三

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
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衆子同姓也從其時享處其宗
祝道其嘏辭以昭祀其先祖蕭蕭濟濟如或臨之于
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于是乎弭
其百苛姦其讒慝。弭止於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之辭合其嘉好結其
親暱。更事固之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
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
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到羊
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
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練

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
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
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
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
之一純。端玄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也玉帛為二
精。明潔為戒天地民及四時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
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
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
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
弟之質。有賢質也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能言能言其官聽也而物賜

禮記卷九 國語 五十一 選擇

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以功事賜之姓官有徹
 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一官之職其寮屬有千徹者五
 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
 有十醜類也為億醜以十醜承萬為天子之田九畝九
 以食兆民九畝耕而食其中也王取經入馬以食萬官常入
 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囊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
 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
 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
 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
 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片為公馬足以稱賦公

逃得死方
逃得富

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也
 家貨足以共用家大不是過也夫貨馬郵過也則闕於
 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國昔
 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
 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
 羞也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及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
 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
 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
 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鄭為

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
子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
囊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日。民無所放。依是
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
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
所犯必大矣。死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
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歿。靈王不顧於民。一國奔之。如
遺跡焉。如行人之遺跡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于成靈。
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
王奔隨。在舉楚地也。隨漢東國也。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鄭。楚鄭公之弟懷將殺王。鄭
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在國則
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
不為外內行。易行也。不為豐約舉。盛衰動也。苟君之尊卑一
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虐上為殺。上
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
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于諸侯。自
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自殃之不可。懷弗聽。
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而
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

亦見至性

君王均之羣臣懼矣。賞罰無別故懼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
吾知之矣。子期蔓成然之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
可乎。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
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若果用之害可待也子
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
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
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怨不仁者則不然
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怨驕有欲
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

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成而思為之上者將怒而
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
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
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眚猶災害也能者蚤
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青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
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
矣人有言曰狼子棼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
不我信益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
勝也其能幾何。言色不名昔齊鳩馬孺以胡公入於貝水
那歎閭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于榭魯

國語 五十四 選傳

可忠言為
好勝

天

圍人犇殺子般于次也。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未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弃之。猶蒙也。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尚勝人。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報父讐。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葉公。高聞之。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日吾怨其弃吾言。而惠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西也。以小怨寘大惠。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謂兼令尹司。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室故皆為葬之。

吳語

吳士素練
可申華二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也。伍員也。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著決拾。勝未可成。成猶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授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言不如設兵自守。甲約其辭。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天若弃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也。

廣文之奇賞
卷乙國語

選專

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

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

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

罪於天王得罪謂傷闔廬也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

句踐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鑿起死人而

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

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中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惠而

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

之老家臣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

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

佛詞

辨諛足以
亡國尊之
以名天王
是也然而
振之矣

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介嫡

女執箕箒以咳咳備也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

以隨諸御御近臣也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大王豈辱

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諸天子征稅也夫諺曰狐埋之而

狐搨之也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

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

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

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也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

改反行吾振旅焉齊反振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

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

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

固知君王之蓋尚也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遂

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

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

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進及吾猶可

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

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

軍士乃許之瓜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

有益子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

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

也吳王乃許之荒荒空也成不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

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謂盛者

者有今越王句踐恐患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

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

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

戚猶惕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

閒隙也

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
 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以人為鏡見成
 敗以水為鏡見
 形而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
 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舜葬九嶷其山體
 水旋其丘下故壅
 漢水便旋石郭以象之罷弊楚國以間陳蔡。間候也候其
 隙而取之不修
 方城之內。楚北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也東
 國徐夷吳越也三
 歲於沮汾。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
 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徬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
 見其消人疇。疇牛
 消名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
 進王枕其股以復於地王寤疇枕王以堞堞
 也而去之

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
 闈門
 乃入芊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
 其室。申亥以其二
 女殉而堊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
 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
 起臺
 榭下下天奪吾食都鄙荐飢。今王將很。違
 也天而伐齊
 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
 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
 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
 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
 于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

種其在以辱之

正說他如

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子胥佐先王猶

耕者之以立名於荆謂敗楚于相舉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

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居則念為惡于吳國出則

罪吾眾謂吳民離矣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

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

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

臣以能遂疑計惡遂决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弃

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

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弃必驟近其小喜

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

吳國猶世繼世也吾先君之得之也謂克也必有以取之

其亡之也亦有以弃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為楚所敗用能援持

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

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辟易狂疾也以見王

之親為越之禽也負請先效將效曰而縣吾目於東

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

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鷓夷革囊也而

投之於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穿也為

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水西屬之濟水以會晉

...

...

王孫雄示
慮此乎

公午於黃池于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

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循海而逆入于淮以王

子友夫差太子于姑熊夷吳都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源江吳

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取也其大舟王舟也吳晉爭

長未成邊遽乃至遽傳也以越亂告吳王恩乃合大夫

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悠遠無

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今晉先敵也王孫雄曰夫危

事不齒齒年也不以年次對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

聞章矣民思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夾曰吳既敗矣

將夾溝而廢我擊曰廢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

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

去之不忍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

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

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

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

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

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轉也絕慮道遠也彼豈能

與我行此危事也哉晉不能以死與我爭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奮激羣黨

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

何不諫

國語 五九

不念越于
事君勇謀
者如是

此王孫雄
之計不及
董禍

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

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誅責諸侯而先罷之先歸諸

疾必慌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挺寬一日陽疾一

日留徐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

乃能至于吳設許其勸勸者以此民封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半

也服執也擐係馬舌出火竈也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

貫也甲鐘也係馬舌出火竈也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

陳士卒百人以為徽行百行徽通也以百人通為一

陳行頭皆官帥攤鐸拱稽有聲也稽檠也抱鐸亦恐

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犀十行一壁

大夫十行千人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旌十

萬人也將軍命卿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正方

也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荼增矢名王

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王帥左軍亦如之皆赤左陽

常赤旗丹甲朱羽之增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右陰

常玄旗黑甲烏羽之增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

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

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丁室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

也謹呼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

乃令董褐請事晉人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

國語

今大國越錄也第而造于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

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

而不可以告無以告祭于鬼神無姬姓之振也振檢徒遠

來告也遠傳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

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謂安恃其衆不用征伐卑

者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晉不帥長幼孤

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進則不敢先君也退則

不可亦不可今會日薄矣也追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

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

無遠也孤用親聽命于藩籬之外藩籬壁落也董褐將還

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于王前呼稱

也左畸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乃皆進自剄於客前

以酬客剄剄也酬報也將報客便董褐既致命乃告

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似有大憂小則嬖妾嫡

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

也主鞅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宜有趙

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

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

貞於陽卜貞正也以火叔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

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

電殺之色

即以天子
請不可徒
許也

國語
選傳

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晉速天子告讓之言今伯父有蠻荆

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

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也今君也令朝聘天子息君憂周之憂也

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

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吳姬姓而自僭號况於蠻荆有徇義於周室而不為夫命

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也

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

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謂後

也吳王許諾乃還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

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雒

先與勇獲吳大夫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

焉而過之郭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也越大夫種乃倡謀

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

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于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

飢市無赤米米之好者今尚無有而困鹿空虛頁曰困其民必

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謂怨也我

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

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

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

我從

亦未一透

而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吳邊鄙
戰不能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非郭言吳邊兵若
會戰至以禦兒之民臨敵之也吳王
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使出若不戰而結成也王安
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吾庸苦成大夫種曰吳為不
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
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
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
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
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

取至計非
上浮言

聖聖通也 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
能罰則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物
旗物色微幟之屬辨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
巧備守禦之備巧審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
戰乎王曰叩矣鐘鼓進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
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
者來告謂有善計策及告孤不審謂欺將為戮不利
過及五日必審之使孰思過五日道將不行過五日
軍當出也故王乃入命夫人玉背屏而立夫人向屏
術將不行屏屏王
屏寢門內屏王
北向夫人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

用耻也
節也自夫
入始

哭神遊鏡

入內政婦職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
 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
 之以土示憂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
 向檐檐門戶掩也王命大夫曰食上不均地之不修內
 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歿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
 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吾見子於此止矣
 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乃闔左闔填之以土
 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所軍
 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通行路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

左傳如美
 女國語如
 老將左有
 時而據弱
 國有時而
 漫漶作者
 不一手也
 此等文字
 反老又嚴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
 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
 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
 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
 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
 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
 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
 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
 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
 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
 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
 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
 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
 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
 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
 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
 五

禮記卷九

選傳

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筋力

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

軍接蘇上下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勇果

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

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

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于

江北。松江也。越王起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

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王所親近明

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

須後。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

命也。

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駭曰：

「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

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越王乃令其中軍

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北，古之背字。越

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沒，地名。又

郊敗之。效，郭外。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

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殺先委，制於越君。君

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越先君與于有好。

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

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

子。

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于甬句東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于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于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以見負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也牛國宋鄭魯

二句不盡
与齊語管
仲結同

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言能下羣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之弱

越語

種會稽猶
可得士信
乎士不可
一日不求

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年在象子同有能助寡人謀而退

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旱則資舟水則

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衰筮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毋乃後乎晚也

常有不異
入訪異人
者正少此
一執手也

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
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
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
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
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
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
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
金玉於江不欲吳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
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
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

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
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此有吳則無越有越則
言三江繞二國遷徙非吳則越無吳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滅也於是矣負聞之陸人居陸
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
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
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
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
曰子苟赦越國之辜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
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

續古文奇賞 卷九 國語 六十一 選傳

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說解曰寡人

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執結以暴露

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

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

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官

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前驛事吳若官豎然北至于樂兒今嘉

也今諸東至于鄞今鄞西至于姑蔑今太湖也廣運百里東西為

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

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

子夫婦以蕃息也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

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

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將免者以告免乳公令

醫守之也乳醫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

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也乳母生二人公與之餼也食當室

者死當室適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

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

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

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脂膏

也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餽也無不歡也必問其

也也

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
用一節字
又用一耻
字吳其履
冰矣

名為後將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

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

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有節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

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

兄又請自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

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

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少耻謂進不念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

功臨難苟免多言

治國非即
禦敵

也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

人將功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

也旅具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

命退則無耻不與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

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

乎是故敗吳于固笠澤又敗之于没地名又郊敗之夫

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

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今

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

請達王角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

待之若夫差對曰

吳語

吳語 夫差對曰

寡人禮先壹飯矣

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君若不

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

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亦

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

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

次舍遂

滅吳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

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

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

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之始

起

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

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

而。創。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

于。國。家。靡。也。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

惠。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惠。好。用。凶

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

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

貳陰謀

果。興。師。而。伐。吳。戰。于。五。湖

大湖

不。勝。棲。于。會。稽。王。召

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為。之。奈。何

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

天。事。不。起。易。為。之。始。非。守。雌。也

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
如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

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

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

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

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

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三年而吳人造之歸反

至于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范蠡對

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

不偏也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

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事不

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自若以處自若無以度

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

之功農穡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疇開闢府倉實

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

時天時事人事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

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

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

反還也開隙也

非讓也事
急矣

至成是韵

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不亂民功不逆

天時五穀稔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

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

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

常常法死生因天地之刑刑法天因人聖人因天人

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見其聖人因而成之凶吉

賞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

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

大夫種為之治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辰國曰先人就世不殺即位

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

不圖唯舟與車好田獵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

吳人之那不殺亦又甚焉言見困吾欲與子謀之其

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成時反是

守守天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

不走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

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

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骨體解倦不

復念忠也

萬分小心

奇是前

竊世骨三

不佐公家
之急都是
解骨

生形征成
刑五句是
勅

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
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逆節萌生忠正天地未形天地之而先為之征

也征伐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刑害也王姑待之王

曰諾

又一年反國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稻蟹食范蠡對曰

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王姑待之王

聖訓其猛

聖字妙

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

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

曰王姑勿怪夫人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

成功今其禍新民恐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

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也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示不以吳宮中之樂無

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

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獵不以為意又使

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也殛誅

至于玄月九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

不及。盡殮。飢飯謂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盡殮之救飢疾也。今歲晚矣子

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

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

諾。遂興師伐吳。至于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

反。王弗忍。不忍其忿。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

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

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

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士之善用兵

者。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窮究

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

也。

時未至而
速之時已
至而許之
皆謀迂也

用陰節去
陰蔽以之
柔遠則剛
柔遠則剛

明日月盛滿也。微虧損薄食也。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道。陽至而陰陰至而

陽至極。日因而還。月盈而王。困窮也。占之善用兵者

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

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下之以弱。後無陰蔽。先

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也。用人無執。往從其

所。無執無常所也。行軍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效其

禁。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灾。彼

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雖有灾民尚盡

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宜為

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

於時宜為

於時宜為

人客剛彊力疾陽數未盡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

雖輕易人猶不可得也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也凡陳

節不盡柔而不可迫言吳陽勢未可擊也曰諾弗與戰居

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在陽為牝在陰為牡今其來也剛

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無窮也

疆而力疾王姑待之言吳陽勢未可擊也曰諾弗與戰居

軍三年吳師自湏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

蘇賢良親近之也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

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稜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

殺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

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也得時弗成天有還形也

為天節

歌耶派耶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

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

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命卑禮命尊命益王也

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

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

而弃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

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

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

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

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

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

謂如書信之將李

言一列不

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
 天為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
 周室之不成子也越本蠻夷小國於周故濱於東海
 之陂龜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啗余雖醜然
 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談者乎談談巧辨之言
 也方欲批吳之請故自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
 卑薄以不知禮義也
 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謂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
 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
 罪于子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官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

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國矣勉王以德
欲隱遁也王曰不殺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
 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
 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
 稽之誅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
 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
 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
 遂乘扁舟游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
 金寫其形而朝禮之均踐以善金鑄其形浹日而令
 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孫有敢侵蠹之地者使無終没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嚴曲 王

卷

